

# 帕尼乌姆——第十六号

末时

Jeff Pippenger

2026-02-19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开篇即介绍唐纳德·特朗普为圣经预言中第六国度的末任总统。“古列第三年”乃第十章中异象之开端,而第十一章第一节又以“also”一词加以补足。

我也在玛代人大利乌元年,亲自起来扶助并坚固他.但以理书11:1.

加百列在开始第十一章的叙述时,谨慎地追溯至大流士,并将其与居鲁士联系起来.第十章所展开的异象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延续到第十二章的末节,并始于居鲁士第三年.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但以理;他称为伯提沙撒.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争战;他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但以理书 10:1

大流士与古列共同构成玛代与波斯这二元帝国的象征,代表着在美利坚合众国之内,共和政体与新教这双重权势;因此,也代表末时的双重象征.亚伦与摩西的诞生,标志着古代以色列开端时亚伯拉罕四百年预言的末时;同样,在古代以色列的终局,施洗约翰与基督的诞生也代表了末时的两个路标.耶稣总是以起初来阐明结局.

大流士与古列共同象征那被称为末时的路标,即巴比伦七十年被掳期结束之时.

“在这漫长而无情的逼迫时期,上帝在地上的教会确实处于被掳之中,正如以色列人在被掳时期被囚于巴比伦一样.”《先知与君王》,第714页.

大利乌与古列预表1798年与1799年,表征末时;当时,与之平行的属灵以色列在属灵巴比伦中的被掳结束.1798年标志着教皇制的政治体系之终结;该体系在象征上被表述为一只兽,即那罗马的淫妇所骑乘的兽.

于是他在灵里把我带到旷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一只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褻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启示录 17:3

拿破仑于1798年终结了那兽的生命;1799年,骑在兽上的妇人在流亡中去世.1989年,罗纳德·里根与乔治·布什(父)皆为总统,标志着1989年的末时.大流士与古列预表里根与乔治·布什(父).第二节说:

现在我要将真事指示你.看哪,波斯还要兴起三位王;第四位必远比他们都富足;他必凭借因财富而得的势力,激动众民攻击希腊国.但以理书 11:2.

## 觉醒

大利乌是里根,古列是老布什;而在古列之后的三位是克林顿、小布什、分裂者奥巴马;第四位且“远为富足”的总统——那位唤醒了希腊的全球主义者的——是特朗普。“stir”一词意为“唤醒”.当特朗普于2015年宣布参选时,那些被约珥称为“外邦人”的全球主义者被唤醒了.

列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你们开镰吧,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来吧,下去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之谷,因为耶和華的日子临近断定之谷.约珥书 3:12-14.

当“外邦人”被唤醒时,“耶和華的日子临近了”,地点在约沙法谷.“约沙法”的意思是“耶和華的审判”;这山谷也称为“断定谷”.自2015年起,地球上的“许多的人”将开始归入那些为人类因未决意事奉上帝而提出的每一种托辞所预备的各样捆束之中.在9/11,活人审判开始了;而在2015年,特朗普宣布将竞选总统.在9/11,晚雨的第一阶段开始降下,而晚雨正是使庄稼得以成熟的.到了2015年,当这使庄稼成熟之雨已降下十四年之时,《约珥书》发出警告:当唐纳德·特朗普“激动希腊国”,或如约珥所言,当特朗普在2015年“唤醒外邦人”之时,地球的庄稼便开始成熟.

必须认识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首先提到的真理,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的预言性角色.《但以理书》中,圣经预言所首先呈现的王国是巴比伦.设想一下,若非尼布甲尼撒被启示所用以建立一个预言的范式,《但以理书》中关于巴比伦的叙事将会如何?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若无其末后统治者的见证,便是不完整的.首提原则确立了这一点:在但以理禁食三周之后的第二十二日所领受的那一异象中,特朗普作为具有首要重要性的象征,其意义被确立.

但波斯国的首领拦阻我二十一日;看哪,米迦勒,大君之一,来帮助我;我就仍在那里,与波斯诸王同在.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你本民在未后的日子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还关乎多日.但以理书 10:13、14.

第十一章的异象阐明了未后的日子临到上帝百姓的事,而“唐纳德·特朗普先为美国的领袖,其后又为联合国的领袖”这一事实,则是一项与是否明白该真理相关、具有永恒后果的真理.那项真理对于加百列要传达给但以理而言重要至极,以至于在第十四节中,但以理按着天使加百列所赐的光照记下:“立定这异象的,是‘你民中的劫掠者’.”若不以罗马为蓝本,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历史中辨识唐纳德·特朗普的足迹,就不可能正确追踪他在预言中的动向.

特朗普,作为美国在主日法令时期的象征,树立了兽像;借此他是在尊崇那兽,因此那像既是兽的像,也是为尊崇那兽而立的像.在《启示录》十七章,教皇制度是第八,即出于那七者;而唐纳德·特朗普自1989年“末时”以来从里根算起是第八位总统,但他同时也是第六位,这就意味着他是“出于那七者的第八”.

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三节中,约翰被带到旷野,在那里他看见那淫妇骑在一只兽上.各大新教宗派都曾将这淫妇认定为罗马天主教会,尽管在未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否认了自己的根本信条.约翰看见她的时候,罗马天主教会已醉饮殉道者的血,并带着“众淫妇之母”的称号.这表明约翰在异象中被带到了一七九八年;在那里,教皇制度手染殉道者之血,并且一些先前的新教教会已经开始回归与罗马天主教的共融.从那时的视角看,约翰看见“七位王”:其中五位在一七九八年已经倾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有一国存在,那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但随后还要有另一国兴起,由十位王组成,因为在约翰所处的一七九八年,第七个国尚未来到.这十王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一时之间掌权,并同意把他们的第七个国交给第五个国家的那只兽,那兽曾在一七九八年受了致命的伤.

数字“8”象征复活;在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中将要发生的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合之时,教皇权的致命伤得以医治,它就成为那“第八,却属那七者”。

2020年,全球主义者从特朗普手中窃取了选举,他在《启示录》十一章的街上被杀。

《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位见证人象征地兽的两只角,这二者都在2020年被杀。在1989年的末时,自里根以来,特朗普是第六位总统;但截至2024年,他也是那“第八”,却属先前七位君王中的一位。2024年,他的致命伤得了医治,并且他同时成为那“属七者的第八”,与确立此异象的预言象征完全契合。若没有罗马,你便无从追踪罗马之像的动向。

## 让美国再次伟大

要理解特朗普如何在尼禄“250”年告终时即为君士坦丁大帝,或他如何在公元前207年即为安条克大帝,或他如何是最后一任总统,其整个黄金时代运动以使美国“伟大”为前提,就需要认识到本章首先提及特朗普及其先知性的角色。

由希伯来语“真理”一词所表征的“真理”的标志——该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十三与第二十二个字母构成——表明:里根对应第一字母,奥巴马对应反叛的第十三个字母;其表征在2013年显明:在宗教裁判所的前任领袖之后,首位耶稣会教宗继任。由于该宗教裁判所领袖退休,他的终点与这位耶稣会教宗的起点相一致。奥巴马的两位教宗之间的那一连接点是2013年3月13日。奥巴马与反叛的第十三个字母相对应,而第二十二个字母则是特朗普。

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将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届;而在两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总统中,唯有二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为此类两届总统之阿尔法,而特朗普为欧米伽。克利夫兰是第二十二任总统;而特朗普作为相对于克利夫兰的欧米伽,亦带有“二十二”这一阿尔法的标志。克利夫兰与特朗普构成一对阿尔法与欧米伽,其内包含希伯来字母表第二十二个字母的象征。曾两度当选且任期不连续的总统仅有两位,而特朗普是其中的第二位。欧米伽之二乘以阿尔法之二十二,等于四十四,这是1844年的象征;而1844年又象征星期日法令时的关门,正如1844年的关门所预表的那样。特朗普是成为总统的第四十四位不同的人,并且当星期日法令的关门临到之时,他在位为总统。

特朗普被古列大帝所预表。古列大帝颁布了第一道谕旨,亚达薛西大帝颁布了第三道谕旨,第一与第三彼此相合,因为耶稣一向以起初说明终局。当尼禄的“250”年期满之时(其终点由君士坦丁大帝所表征),特朗普在那里。在自公元前457年起算的“250”年期末,特朗普由安条克大帝所表征;他在2024年以较先前更为强盛的姿态归来,以应验第十三节。

因为北方王必再来,所招聚的兵众必比先前更多;过了若干年,他必定率大军并携许多财物而来。但以理书11:13。

当星期日法令之际,美利坚合众国被罗马所征服,于是普天下万国皆被迫臣服于罗马。

“列国将效法美国。虽然她率先而行,然而同样的危机也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  
《证言》卷六,395页。

“外邦列国”之所以被迫如此行,是因为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利坚合众国将接掌联合国的领导权。联合国就是启示录十七章的十王;他们受北方十支派之王亚哈所辖治,而亚哈娶了耶洗别为妻。耶洗别与亚哈的婚姻,正是在那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得以成全的婚姻。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利坚合众国,亦即但以理书十一章的荣美之地,并启示录十三章从地

里上来的兽,结束其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历史.在迦密山上,那八百五十名巴力的先知与在耶洗别席上所供养的亚舍拉的先知,都被以利亚击杀.美利坚合众国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被杀灭,正如迦密山上的假先知一般.自此以后,叙事的对峙乃在以利亚与亚哈并耶洗别之间;而亚哈所代表的是一个十国的国度,该国度由那首先与耶洗别行淫者所治理.耶洗别意欲与各国行淫,但亚哈所代表的乃是首先如此行的;而在迦密山上死去的,正是美利坚合众国,并立刻成为耶洗别的第一个私通者.就但以理书十一章而言,正在那星期日法令之时,特朗普兴起,作为希腊的大能之王,即由亚历山大大帝所代表的那位.

必有一位大能的王兴起,必以广大权势而统治,并任意而行.他兴起之时,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不归他的后裔,也不照他所统治时的权势,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以外的其他人.但以理书11:3、4.

唐纳德·特朗普作为联合国的“强有力的王”兴起;此“王”在该节经文中被指称,随后又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其预表.当他兴起之时,作为圣经预言第六国度的美国便告终结,而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述由十王构成的第七国度随之开始.这十位君王当即同意,将他们的第七国度归予教皇权势,从而开启他们的第七国度;而该教皇权势乃第八国度,出于先前七个国度.他们的同意乃为成就神的旨意,而祂的旨意在真理之经卷中以“律上加律、例上加例”的方式处处被表明.

## 罗马的预表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五至九节,是借着一段预言性的历史而得以应验;该历史又完美地预表了同章三十一至四十节所陈述的教皇权之历史.五至九节中的历史脉络与三十一至四十节中的历史脉络彼此平行.两条脉络都指明了这样一个时期:代表教皇罗马的权势,首先克服了三个阻碍,继而统治一段时日;直到一项盟约被破坏,遂使南方之王临到他们,并加给他们致命的创伤.对这两条脉络研读得越细、与历史对照得越紧,就越能认识到它们的准确性是何等深刻;其准确性既在于它们对经文内部结构的贴切呈现,也在于它们与应验这些经文的历史所表现出的严密吻合.

使这五节经文得以应验的历史,与第31至40节所陈述的教皇罗马之历史平行并相一致,并为第10至15节对安条克大帝的引入提供了背景.

但他的众子必被激动,招聚大批强盛的军兵;其中一人必定前来,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然后他必再度返回,奋勇进攻,直到他的保障.丹尼尔书 11:10.

作为第十节的应验,安提阿古大帝一路得胜,直抵埃及的要塞,并为重整兵力而结束了这次战役.那段历史预表了1989年苏联的瓦解,正如同一章第四十节所表明的.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 11:40.

第十节中的“必定来到,并要泛滥而经过”,在希伯来文上与第四十节中的“他必进入诸国,并要泛滥而逾越”完全相同.这两节都在指明北方王(第十节为安提阿古,第四十节为里根)击败南方王(第十节为托勒密,第四十节为苏联)之时.两次进攻均为对南方王先前胜利的报复(第五至第九节为托勒密,第四十节为拿破仑).南方王发动进攻的动机是因盟约被破(第五至第九节为贝勒尼基之婚盟;以及1797年与拿破仑所订而被破的托伦蒂诺条约).经文所

呈现的预言结构及其随后在历史中的应验,也与以赛亚书8:8相一致.

他必冲入犹大,漫溢泛滥,直涨到颈项;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的翅膀必遮满你的地.以赛亚书8:8.

当以赛亚预言西拿基立的军队“必涨溢而越过”之时,其所用之希伯来语再次与第十节和第四十节相同.以赛亚指出,当西拿基立这北方之国征服南国犹大时,他却未倾覆耶路撒冷,因为他只达到“颈项”,正如第十节中安提阿古只抵达疆界一般.西拿基立之动机在于希西家违背了与亚述所立之约,其表征乃希西家停止缴纳所议定的贡赋.这起毁约在三处平行经文中构成一个反常之点.三处都涉及毁约,但在托勒密与拿破仑的两处,是北方之王被指为毁约者;至于西拿基立,这位北方之王则指控希西家拒绝缴纳所定的贡赋.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并将它们攻取.犹大王希西家差遣使者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你加在我身上的,我必担当.亚述王遂为犹大王希西家定为贡赋:银三百他连得,金三十他连得.希西家便将在耶和華殿与王官府库中所寻得的一切银子都给了他.列王纪下 18:13-15

西拿基立的北方军队在进军耶路撒冷的途中攻取了犹大四十六座城邑.以赛亚书8:8与第十节和第四十节相连,具有重大的先知性意义;如此一来,便为1989年苏联南方王国的崩溃提供了第三个见证.那次崩溃标志着第四十节中一段空白时期的开始.自第四十节在1989年的应验,直到代表即将来临之星期日法令的第四十一节之间,在第四十节中存在一段空白期.那段时期始于1989年,终于星期日法令.第四十节并未论及那段时间,但可借助“律上加律、例上加例”的方法论来加以理解.

用以确立第40节之隐秘历史的首要“钥匙”,乃是以赛亚就北国对南国之得胜报复战争所作的见证.无论是希西家叛逆,停止履行先前所立向亚述缴纳“贡赋”的承诺,或安提阿古弃置贝勒尼基,或拿破仑所订《托伦蒂诺条约》,上述三节经文皆在强调破约为进攻之潜在动机的历史事件中得到应验.于奥巴马任内,在约翰·克里领导之国务院之下,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发起了一场颜色革命,以推翻乌克兰政府.自此,围绕乌克兰战争形成了同一争论的两种立场:普京称那是因条约被破;其反对者则称,普京所指之条约在其所主张的语境中从未存在.至于究竟是否的确先立其约而后违之,抑或相反,皆无关紧要;因预言的记载不过是将破约记为发动战争之动机.

以赛亚书8章8节提供了“钥匙”,使人看见北方的王只征服到颈项,或至头部.那把“钥匙”表明,1989年“身体”崩塌之后仍被保留下而屹立的“头”,就是俄罗斯.第八节在预言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把用以识别“头”的“钥匙”;并且,其中将“颈项”界定为代表“头”(即首都之城)之举,唯有与以赛亚书第八章同一异象中先前的一段经文相联系,方能确立.该异象始于第七章,而在第七章第七至第八节中,“头”被界定为君王,或其国度,或一国的首都之城.耶路撒冷是犹大的首都;犹大的四十六座城曾被西拿基立的军队攻取,但西拿基立却使首都耶路撒冷仍然存留未陷.

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汛;再过六十五年,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马利亚,撒马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 7:8, 9

公元前701年,西拿基立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直逼至颈项;如此一来,他留下了一个关于1989年崩溃之后俄罗斯仍然存留的历史见证.当安提阿古大帝开始对南方王国进行报复时,如第十节所述,他来到埃及的边界,却未进入.第十节中安提阿古之胜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一场缺乏明确会战的安提阿古军事行动之终结,而其所表明的,是他重建先前失落版图的工作.他在第十节的征服,代表着若干胜利的总结.他在拉菲亚结束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战役;“拉菲亚”意为“边疆”,而拉菲亚正是埃及的边界,亦即其“颈项”.安提阿古在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7年的征战,代表着1989年至1991年苏联崩溃之“泛滥并越过”,那时王越过诸国.

从先知性的角度看,〈以赛亚书〉8章8节使俄罗斯——作为西拿基立之战中的“颈项”,或安提阿古之战中的“保障”——得以在拉菲亚之战中被认定为南方王,这一点由第十一节的应验所表征.如此,便将由“龙”(南方王)、“兽”(北方王)与“假先知”(北方王的代理势力)所代表的外在历史,与由第七章第七节之六十五年预言所表征的内在预言线路,直接联结起来.

从预言的角度看,西拿基立上耶路撒冷之举的意义,构成了圣经中关于上帝大能最为强有力的预言性见证之一,因为上帝在那里一夜之间毁灭了西拿基立那支十八万五千人的军队.其前一日,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同时有以利亚敬与舍伯那,他们是老底嘉与非拉铁非之复临主义的象征,并且在1844年的关门与星期日律法的关门之处被标记出来.

当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那些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书记舍伯那,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以赛亚书36:1-3.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奉差遣,带着信息去见犹大国(南国)的王——邪恶的亚哈斯.第八章八节所记,西拿基立所攻打的,正是这同一个国.当以赛亚会见这位邪恶的王亚哈斯时,他是在“上池的水道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与之相会;那正是拉伯沙基褻渎主之名之处.以赛亚教导说,他与他的儿女都是兆头.

看哪,我与耶和華所賜给我的儿女,在以色列中作预兆和奇事;这是出于住在锡安山的万军之耶和華.以赛亚书 8:18

当以赛亚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会见邪恶的亚哈斯王时,他带着他的儿子施亚雅述,其名意为“余民必回归”.

于是耶和華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现今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见亚哈斯.”以赛亚书7:3.

施亚·雅述指出,以赛亚在“在上池的水沟末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所宣告的信息,是指认回归之余民的信息.那余民,就是《玛拉基书》中被呼召归向主,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还仓库,以此试验主的人.那些回归的人,也被耶利米表征为在第一次失望之后回归的人.在第七章,“在上池的水沟末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呈现以赛亚向一位南国的恶王传达信息;而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中,以利亚敬、舍伯那和书记约亚代表希西家应对,拉伯沙基则代表西拿基立.

“在漂布地之大路上、上池之水沟头”的第一则信息,是由以赛亚及其儿子所宣告;“在漂布地之大路上、上池之水沟头”的最后一则信息,则由三个人所宣告.第一则信息是向里面的王所发,第二则信息是向外面的王所发.分界线乃是城墙;此城墙象征上帝的律法,而星期日法令则代表除去政教分离之墙.于星期日法令之时,亦即在这道城墙处,有三个象征:以利亚敬乃非拉铁非,舍伯那乃老底嘉,记事官约押乃撒狄.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按照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一节,许多人将被倾覆;而这些人,乃就第七日安息日之亮光被追究责任者.四十一节所被倾覆者,乃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而以利亚敬代表非拉铁非.

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我必使他穿上你的外袍,给他束上你的腰带,并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以赛亚书22:20-22.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那位圣洁的、真实的,握有大卫之钥,开了就无人能关,关了就无人能开者如此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已经在你的面前设立了一扇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并且遵守了我的道,也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哪,那些属于撒但会堂、自称为犹太人却不是、乃说谎话的人,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知道是我爱了你.启示录 3:7-9.

舍伯那被以利亚敬取代,而在城墙上的舍伯那象征那些处于老底嘉状态、拒绝因早雨或晚雨的信息而蒙益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临到教会的早雨由以赛亚与归回的余民所象征,而该信息是指向一个背道的教会,此教会由邪恶的亚哈斯王所代表.从城墙上发出的信息是给一位图谋击败耶路撒冷的邪恶北方之王的,就与早雨的关系而论,它象征晚雨.当上帝的教会受审判之时,早雨或前雨只是点滴降下;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这雨将不加限制地倾注.向亚哈斯的信息是内部的信息,向西拿基立的信息则是外部的.启示录18:1-3中的第一个声音是第二位天使信息的重复,并且它是内部的.启示录十八章四节的第二个声音是外部的,并且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赛亚与他的儿子带来了内部的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而在城墙上以外部的信息说话的,则有两个人.

以利亚敬乃那十四万四千人;舍伯那则是当时从主的口中被吐出去的、处于老底嘉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作记事官的约押,代表神的另一群羊;他们记录通向城墙之事的发展史,为要在以利亚敬的旌旗被举起之时将其识别.

以赛亚书八章八节将以赛亚书第六至第十二章的信息引入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节.藉此,它提供了第二个见证,证明国的首领在攻击之后仍然站立.它识别出一项以条约被破坏为论据、用以挑起战事的主张.

从第四十节所论及的1989年苏联解体起,直到下一节所象征的、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间,有三十七年的预言历史,而第四十节对此只字未提.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至第十五节呈现了第四十节未予涉及的那段预言历史.唯有运用经上加经的方法论,方能看见此事.“你们若不信,必不得坚立”,这是附在那三节描写1989年的经文上的预言性警告;而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的历史性应验则表明了一场临到以利亚敬与舍伯那的考验.你能看见,抑或是瞎眼?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一节,就是即将来临的美国星期日法令,而此法令乃由应验第十六节之历史所预表.

但来攻击他的人必任意而行,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荣美之地,那地必在他手下被毁坏. 但以理书11:16

他也必进入那荣美之地,且有许多国必倾覆;惟有以东、摩押,和亚扪人中为首的,必脱离他的手. 但以理书 11:4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至第三十节的历史性应验,乃是异教罗马的历史.该章中每一段预言,不是预表异教罗马、教皇罗马,便是预表现代罗马的历史.每一处经文要么直接指明一段罗马的历史,要么预表一段将来的罗马历史.每一处皆然.那些直接指涉由异教罗马所应验之历史的经文,亦预表教皇罗马.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一同为现代罗马作见证.罗马确立了这异象,因为自本章之始至终,此异象所论的乃是罗马.

耶稣预先指出有一位叛徒,乃为使他的门徒在犹大之背叛显明时得以相信.

“当基督对犹大宣告‘祸哉’之时,祂对于祂的门徒也怀有出于怜悯的用意.如此,祂就赐给他们关于祂弥赛亚身份之最终且最有力的证据.祂说:‘我在这事尚未临到以前先告诉你们,好叫事成之时,你们可以信我是.’倘若耶稣缄默不言,似乎不知将要临到祂的事,门徒也许会以为他们的夫子并无神圣的先见,而是出其不意地被人出卖,落在凶残的暴众手中.早在一年前,耶稣曾告诉门徒,祂拣选了十二个,其中有一个是魔鬼.如今祂对犹大所说的话,表明他的背叛为其夫子所完全洞悉,这将使基督真正的跟随者在祂降卑之时得以坚定信心.及至犹大走到他可怕的结局之时,他们就会记得耶稣曾对这出卖者所宣告的‘祸哉’.”《历代愿望》,第655页.

2023年12月31日,犹大支派的狮子开始揭开关于他自己的启示之封印,根基性的试验由此展开.这场试验在于:罗马是否仍是确立第十四节异象的象征,抑或情势已经改变.到了2025年5月8日,来自美国的第一位敌基督开始掌权,第十四节遂告应验.于是可见,特朗普与教宗良之间的关系,早已由里根与若望·保禄二世所预表.2014年开始的乌克兰战争——当时美国国务院在乌克兰促成了一场颜色革命——发生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他执政期间,先后有两位教宗在位.第十节所述的里根与若望·保禄二世之后,2014年乌克兰战争开始,被第十一节的“边疆之战”,亦即“拉菲亚之战”所表征.“拉菲亚”的含义是“边疆地带”,“乌克兰”一词亦然.在那段历史中,奥巴马与两位教宗标示出第十至第十五节所述三场战役中的第二场.随后在2024年,特朗普回归,应验第十三节.继而在第十四节,随着特朗普在天主教方面的对应者到来,异象得以确立.

所确立的是:第十至第十五节中的三场争战,代表三个路标;它们各自指认耶洗别与亚哈之间的关系,并通向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的迦密山.在里根时期,耶洗别在撒马利亚,被一项秘密同盟所掩蔽.随后,巴力的祭司与亚舍拉的先知高举觉醒自由派天主教的灵性主义,并将其与奥巴马那种既象征背道新教之假先知又象征伊斯兰教之假先知的精神分裂式象征、对大地之母的崇拜、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放荡与无政府主义相结合.此后,特朗普于2024年回归,兽与其像之间公开的关系在2025年显明.如今是2026年,根基的外在异象之考验业已通过,我们现正处于殿之异象的考验之中.

第十一节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中得以应验,并且预表了2014年开始、于2022年升级、现已濒临结束的乌克兰战争.普京将取胜,但这场胜利只是引入他败亡的开端.第十一节的预言结构,以及其在公元前217年拉菲亚之战中托勒密获胜时的历史性应验(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的应验),与乌西雅王的预言历史相吻合.托勒密与乌西雅二者皆为南方王,因军事

上的成功而心被高举;然而,这被高举的心使他们二人都败落,并且二者的败亡都与各自尝试在耶路撒冷的圣所献祭有关.

我们将在下篇文章中继续考察普京之死,此一事件引向第十五节中的帕尼乌姆之战.